賓退錄/卷0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賓退錄

◀上一卷

卷二

下一卷▶

朱文公嘗與客談世俗風水之說，因曰：「冀州好一風水。雲中諸山，來龍也；岱嶽，青龍也；華山，白虎也；嵩山，案也；淮南諸山，案外山也。」

曲忠壯在蜀有詩云：「破碎江山不足論，何時重到渭南村。一聲長嘯東風裏，多少未歸人斷魂。」

范衝嘗對高宗云：「詩人多作《明妃曲》，以失身胡虜為無窮之恨。獨王安石曰：『漢恩自淺胡自深，人生樂在相知心。』然則，劉豫之僭非其罪，漢恩淺而虜恩深也。今之背君父之恩，投拜而為盜賊者，皆合於安石之意，此所謂壞天下人心者也。」臨江徐思叔亦嘗病荊公此語，謂衛律李陵之風。乃反其意而為之，遂得詩名於時。其詞云：「妾生豈願為胡婦，失信寧當累明主。已傷畫史忍欺君，莫使君王更欺虜。琵琶卻解將心語，一曲才終恨何數。朦朧胡霧染宮花，淚眼橫波時自雨。專房莫倚黃金賂，多少專房棄如土。寧從別去得深嚬，一步思君一回顧。胡山不隔思歸路，只把琵琶寫辛苦。君不見，有言不食古高辛，生女無嫌嫁盤瓠。」

康節邵先生之學受於李挺之，而今世少知挺之者。晁以道嘗為作傳曰：李之才，字挺之，青社人，天聖八年同進士出身，為人樸直，率自信，無少矯厲。師河南穆伯長，伯長性

卞嚴寡合，雖挺之亦頻在訶怒中。挺之事先生益謹，嘗與參校柳文者累月，卒能受《易》。時蘇子美亦從伯長學《易》，其專授受者惟挺之。伯長之《易》受之種征君明逸，種征君受之希夷先生陳圖南，其源流為最遠。究觀三才、象數變通，非若晚出尚辭以自名者。挺之初為衛州獲嘉縣主簿，權共城令。所謂康節先生邵堯夫者，時居母憂於蘇門山百源之上，布裘菜食，且躬爨以養其父。挺之叩門上謁，勞苦之曰：「好學篤志果何似。」康節曰：「簡策跡外，未有適也。」挺之曰：「君非跡簡策者，其如物理之學何？」他日則又曰：「物理之學學矣，不有性命之學乎？」康節謹再拜，悉受業於書。則先視之以陸淳《春秋》，意欲以《春秋》表儀《五經》，既可語《五經》大旨，則授《易》而終焉。世所謂康節先生之《易》者，實受之挺之。挺之器大，難乎識者。棲遲久不調，或惜之，則曰：「宜少貶之榮進。」友人石曼卿獨曰：「時不足以容君，君盍不棄之隱去？」再調孟州司法參軍。時范忠獻公守孟，亦莫之知也。忠獻初建節鉞守延安，送者不用故事，出境外，挺之獨別近郊，或病之，謝曰：「故事也，居頃之。」忠獻謫安陸，挺之沿檄見之洛陽，前日遠境之客無一人來者。忠獻於是乎恨知挺之之晚。友人尹師魯以書薦挺之於葉舍人道卿，因石曼卿致之曰：「孟州司法參軍李之才，年三十九，能為古文章，語直意邃，不肆不窘，固足以蹈及前輩，非洙所敢品目，而安於卑位，頗無仕進意，人罕能知之。其才又達世務，使少用於世，必過人遠甚。幸其貧無貲，不能決其歸心。知之者當共成之。」曼卿報師魯曰：「今之業文好古之士至鮮，且不張，苟遺若人，其學益衰矣。」是師魯當盡心以成之者也。延年素不喜屈謁貴仕，以挺之書，凡四、五至道卿之門，通焉而後已。道卿且樂薦之，以是不悔。挺之遂得應銓新格，有保任五人，改大理寺丞，為緱氏令。未行，會曼卿與龍圖閣直吳學士遵路調兵河東，辟挺之澤州僉署判官。於是澤人劉仲更從挺之受曆法，世稱劉仲更之曆。遠出古今，上有揚雄、張衡之所未喻者，實受之挺之。在澤轉殿中丞，丁母憂，甫除喪，暴卒於懷州守舍。時友人尹子漸守懷也，實慶曆五年二月，子漸哭挺之過哀，感疾不逾月，亦卒。挺之葬青社，後十有二年一子以疾卒。又二十有四年，有侄君翁乞康節表其墓曰：求於天下，得聞道之君子李公以師焉，以道此傳，頗能道其出處之詳。然康節嘗曰：「今世知道者，獨子及李挺之二人而已。」則此傳豈足以盡挺之哉？

東坡公知揚州，夢行山林間，一虎來噬，方驚怖，有紫衣道士揮袖障公，叱虎使去。明日，一道士投謁曰：「夜出不至驚畏否？」公咄曰：「鼠子乃敢爾，本欲杖汝脊，汝謂吾不知汝子夜術邪？」道士惶駭而退。《林靈素傳》中徽宗神霄夢亦此類。新淦祥符觀道士何得一，宣和間遊京師，遇方士陶光國，愛其人物秀整，語之曰：「當為辦一事始亟歸。」無幾何，徽宗夢人曰：「天上神仙鄭化基，地下神仙何得一。」明日命閱祠部帳，得諸新淦籍中，化基其師也。遽命召，時得一方次郢州守貳，禮請以往。既對，上

大悅，賜號衝妙大師，主龍德太一宮，旋授丹林郎。制曰：「惟上帝休命，誕集朕躬，故宏天飛之舊宮，奉真棋之列御，非得端靖修潔之士，孰與致朕嚴恭寅畏之意哉？爾植志靡懈，飾履有聞，嘉其積勤，超進仙秩，尚敦而素，毋終墮哉。」時六年六月二十五日也。未幾，中原亂，得一亦歸里，坎壈以死。得一，庸人，無他異，僥幸至此。光國，不知何許人也。

孔子曰：「君子周而不比，小人比而不周；君子喻於義，小人喻於利；君子坦蕩蕩，小人長戚戚；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；君子易事而難說也，說之不以道不說也，及其使人也器之；小人難事而易說也，說之雖不以道說也，及其使人也求備焉。君子泰而不驕，小人驕而不泰；君子上達，小人下達；君子求諸己，小人求諸人；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，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。」君子小人之情狀，其判然如此。為士者當知所擇矣。余亦懼為小人之歸也。筆之以自警焉。

「萬里鑾輿去不還，故宮風物尚依然。四圍錦繡山河地，一片雲霞洞府天。空有遺愁生落日，可無佳氣起非煙。古來國破皆如此，誰念經營二百年。」此毛麾《過龍德故宮》詩也。麾，字牧達，平陽府人，有《平水老人詩集》十卷，行於虜境，榷商或攜至中國，余偶得一帙，可觀者頗多。《序》稱其父當宋大觀三年，上舍登第，後中宏詞科，季年嘗任給事中。按《登科記》，大觀三年榜中毛安節者，蓋其父。然次年詔改宏詞為詞學兼茂。終徽宗、欽宗兩朝，取詞科為郎者，皆無毛姓，必陷虜後事也。

集賢殿修撰，舊多以館閣久次者為之。有自常僚超授要仕未至從官者亦除修撰，時人遂有冷撰、熱撰之目。近世士夫以集英為熱撰、右文秘閣為冷撰，非也。右文即集賢，政和五年改。

讀《橫渠》詩，最愛其一篇云：「學易窮源未到時，便將虛寂眇心思。宛如童子攻詞賦，用即無差問不知。」

胡致堂著《讀史管見》，主於譏議秦檜，一開卷可考也。如論耶律德光諭晉祖宜以桑維翰為相，謂維翰雖因德光而相，其意特欲興晉而已。固無挾虜以自重，劫主以盜權之意，猶足為賢，尤為深切。致堂，本文定從子，其生也，父母欲不舉，文定夫人舉而子之，及貴，遭本生之喪，士論有非之者。故漢宣帝立皇考廟，晉出帝封宋王敬儒兩章，專以自解，而於漢哀帝謝立定陶后一節，直謂為人后者，不顧私親，安而行之，猶天性也。吁甚矣。首卷論豫讓報仇曰：「無所為而為善，雖大學之道不是過。」若致堂者，其亦

有所為而著書者歟然其間確論固不容掩也。

近時後進稱前輩之字，人多非之。余謂不然，孔門弟子皆稱其師曰仲尼，則豈不可。又有父祖既沒，子孫不忍稱其字者，亦古之所無。北齊王元景兄弟諱其父之字，顏之推譏之，然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，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，況稱其字乎？以情推之，亦未為過。古者以王父字為氏，雖只一字，似未安也。

梁武命袁昂作《書評》，其答啟云：「奉教遣臣評古今書，臣愚短，豈敢輒量江海，但天旨諉臣斟酌是非，謹品字法如前。」今《淳化法帖》第五卷智果書此一段，謂為梁武帝評書，中興館閣書目亦然，誤也。其略云：「王僧虔書猶如揚州王謝家子弟，縱復不端正奕奕，皆有一種風氣。王子敬書如河朔少年，皆充悅，舉體遝拖而不可耐。羊欣書似婢作夫人，不堪位置，而舉止羞澀，終不似真。阮研書如貴胄失品次，不復排突英賢。王儀同書如晉安帝，非不處尊位而都無神明。殷均書如高麗人，抗浪乃不有意氣，而姿顏自足精味。徐淮南書如南岡士大夫，徒尚風軌，然不寒乞。陶隱居書如吳興小兒形狀，未成長，而骨體甚峭快。吳拖書如新亭傖父，一往似揚州人共語，語便態出。柳產書如深山道士，見人便欲退縮。曹喜書如經論道士，言不可絕。王右軍書字勢雄強，如龍跳天門，虎臥鳳閣，故歷代寶之，永以為訓。蔡邕書骨氣洞達，爽爽如有神力。程曠平書如鴻鵠弄翅，頡頏布置，初雲之見白日。蕭思話書如舞女低腰，仙人嘯樹。李鎮東書如芙蓉之出水，文彩如鏤。金桓元書如快馬八陳，隨人屈曲，豈須文譜。范懷約真書有分草書，無功，故知簡牘非易。皇象書如韻音繞梁，孤飛獨舞。孔琳之書如散花空中，流徽自得。李岩之書如鏤金素月，屈玉自照。薄紹之書如龍遊在霄，繾綣可愛。崔子玉書如危峰阻日，孤松單枝。邯鄲淳書應規入矩，方圓乃成。師宜官書如鵬翔未息，翩翩而自逝。梁鵠書如龍威虎震，劍拔弩張。張伯英書如武帝愛道，憑虛欲仙。衛恒書如插花舞女，援鏡笑春。索靖書如飄風忽舉，鷙鳥乍飛。鍾繇書如雲鶴遊天，群鴻戲海，行間茂密，實亦難過。」米元章采隋唐至本朝得一十四家續之。」僧智水書經氣骨清健，大小相雜，如十四五貴胄褊性，方循繩墨，忽越規矩。褚遂良如熟馭戰馬，舉動從人，而別有一種驕色。虞世南如學休糧道士，神意雖清而體氣疲困。歐陽詢如新痊病人，顏色憔悴，舉動辛勤。柳公權如深山道士，修養已成，神氣清健，無一點塵俗。顏真卿如項羽掛甲，樊噲排突，硬弩欲張，鐵柱將立，卬然有不可犯之色。李邕如乍富小民，舉動屈強，禮節生疏。徐浩如蘊德之人，動容溫厚，舉止端正，敦尚名節，體氣純白。沈傳師如龍遊天表，虎踞溪傍，神情自如，骨法清虛。周越如輕薄少年舞劍，氣勢空健，而鋒刃交加。錢易如美丈夫肌體充悅，神氣清秀。蔡襄如少年女子，體態嬌嬈，行步緩漫，多飾繁華。蘇舜欽如五陵少年訪雲尋雨，駿馬青衫，醉眠芳草，狂歌院落。張友直如宮

女插花，媚嬌對鑒，端正自然，別有一種嬌態。」《唐書・王勃傳》載開元中張說與徐堅論近世文章。說曰：「李嶠、崔融、薛稷、宋之問之文，如良金美玉，無施不可。富嘉謨如孤峰絕岸，壁立萬仞，濃雲鬱興，震雷俱發，誠可畏也。若施於廊廟，駭矣。閻朝隱如麗服靚妝，燕趙歌舞，觀者忘疲。若類之風雅，則罪人矣。」堅問：「今世奈何？」說曰：「韓休之文如大羹，元酒有典則薄？滋味。許景先如豐肌膩理，雖穠華可愛而乏風骨。張九齡如輕縑素練，實濟時用，而窘邊幅。王翰如瓊杯玉斝，雖爛然可珍而多玷缺。」堅謂篤論。齊道人湯惠休云：「謝靈運詩如芙蓉照水。顏延年詩如錯彩鏤金。」梁鍾嶸云：「范雲詩宛轉清便，如流風回雪。邱遲詩點綴映媚，如落花在草。」張芸叟評本朝名公詩：「梅聖俞如深山道人，草衣木食，王公大人見之不覺屈膝。石曼卿如饑鷹乍歸，迅逸不可言。歐陽永叔如春服乍成，醽酒初熟，登山臨水，竟日忘歸。王介甫如空中之音，相中之色，欲有尋繹，不可得矣。蘇子瞻如武庫乍開，干矛森然，見之不覺令人神　　，子細檢點，不能無利鈍。郭功父如大排筵席，二十四味，終日揖遜，適口者少。」劉中叟《塵土黃詩序》謂：「樂府自唐以來，杜甫則壯麗結約，如龍驤虎伏，容止有威。李白則飄揚振激，如遊雲轉石，勢不可遏。」今主管廣東漕司文字長樂敖器之，遂盡取魏晉而下詩人，演而為詩，評曰：「因暇日與弟侄輩評古今諸名人詩。魏武帝如幽燕老將氣韻沈雄。曹子建如三河少年，風流自賞。鮑明遠如饑鷹獨出，奇矯無前。謝康樂如東海揚帆，風日流麗。陶彭澤如絳雲在霄，舒卷自如。王右丞如秋水芙蕖，倚風自笑。韋蘇州如園客獨{艸蘭}，暗合音徽。孟浩然如洞庭始波，木葉微脫。杜牧之如銅丸走阪，駿馬注坡。白樂天如山東父老，課農桑言，言皆實。元微之如李龜年說天寶遺事，貌悴而神不傷。劉夢得如鏤冰雕瓊，流光自照。李太白如劉安雞犬遺響，白雲覆其歸存，恍無定處。韓退之如囊沙背水，惟韓信獨能。李長吉如武帝食露槃，無補多欲，孟東野如埋泉斷劍，臥壑寒松。張籍如優工行鄉飲，酬獻秩如時，有詼氣。柳子厚如高秋獨眺，霽晚孤吹。李義山如百寶流蘇，千絲鐵網，綺密環妍，要非適用。本朝蘇東坡如屈注天潢，倒連滄海，變眩百怪，終歸雄澤。歐公如四瑚八璉，止可施之宗廟。荊公如鄧艾縋兵入蜀，要以嶮絕為功。山谷如陶宏景祗詔入宮，析埋談元，而松風之夢故在。梅聖俞如開河放溜，瞬息無聲。秦少遊如時女步春，終傷婉弱。後山如九皋獨唳，深林孤芳，衝殺自妍，不求識賞。韓子蒼如梨園按樂，排比得倫。呂居仁如散聖安禪，自能奇逸。」其它作者未易殫陳，獨唐杜工部如周公製作，後世莫能擬議。

沈存中《筆談》載石曼卿居蔡河下曲，鄰有豪家，曼卿訪之，延曼卿飲，群妓十餘人各執肴果樂器。一妓酌酒以進，酒罷樂作，群妓執果肴者萃立其前，食罷，則分列其左右。京師人謂之軟槃。余按：江南李氏宰相孫晟每食不設几案，使眾妓各執一器，環立而侍，號肉臺盤。時人多效之。事見《五代史記・死事傳》及馬令南《唐書・義兒傳》。軟槃

蓋始於此。

三省密院奏事退，覆奏所得旨。周文忠書其本末於《二老堂雜志》甚詳。著其略於此。淳熙四年四月甲戌，垂拱殿大參使相曾覿起居退，肩輿歸第，直省官賈光祖散、祗候李處和、使臣唐章騎從。已而參政龔茂良奏事畢，馳馬入堂，遂踵相躡。街司促光祖輩避道，光祖輩出語不遜。光祖、處和實隸籍三省密院，茂良大不能平。明日奏其事，上諭覿致謝。又明日，覿以光祖、處和申省施行。上謂茂良先權衡替二人，然後施行。茂良遽下臨安府，杖罷。丁丑，上批問：「茂良昨已面諭，何遽也？」自是茂良待罪，求去不絕。五月甲子，戶部郎謝開之賜出身，除殿中侍御史。六月丁丑，茂良除資政學士，知鎮江府。是日，開之對。壬午，再對。癸未，茂艮落職。放罷。於是覿之姻家韓彥古獻議，三省密院舊奏事退，徑批聖旨，非是。乞朝退，一一覆奏，禁中詳觀乃付出，專為此也。上大以為然，自是每事於奏目後用黃紙貼，云得旨云云。朝退封入，改則改，留則留，遂以為常。是月末，蜀人張唐卿欲用淮南舊賞改官，趙雄力主之。都承旨王抃執不可，雄乃請改次等，合入官，既覆奏，止令循兩資。明日，上諭三省云：「若非覆奏，幾誤推賞，此可為萬世法，雖有強臣跋扈不能易也。」七月癸丑，開之又論茂良，遂謫散官，英州安置。國初自范質進擬，已更舊制，至是復創覆奏云—之名下一字曰然，上一字犯御嫌名，故書其字。

《靖州圖經》載其俗，居喪不食酒肉鹽酪，而以魚為蔬，今湖北多然，謂之魚菜，不特靖也。老杜《白小詩》云：「白小群分命，天然二寸魚。細微沾水族，風俗當園蔬。」正指此。蓋老杜嘗往來荊楚，而此詩則嘉興魯氏定為夔門所作。夔亦與湖北相鄰故也。注杜詩者皆不及此。《韻語陽秋》云言白小與菜無異，豈復有厚味哉？非其指矣。

唐僖宗乾符二年，禮部侍郎崔沆下進士三十人，鄭合敬第一。《摭言》載其《宿平康里詩》云：「春來無處不閑行，楚閏相看別有情。好是五更殘酒醒，時時聞喚狀頭聲。」注云：楚娘、閏娘妓之尤者。《韻語陽秋》謂為鄭谷所作。誤矣。

臨安有鬻紙者，澤以漿粉之屬，使之瑩滑，謂之蠲紙。蠲猶潔也。《詩》：「吉蠲為喜。」《周禮》：「宮人除其不蠲。」名取諸此。又記五代《何澤傳》載：「民苦於兵，往往因親疾以割股，或既喪而廬墓，以規免州縣賦役，戶部歲給蠲符不可勝數，而課州縣出紙號蠲紙。」蠲紙之名適同，非此之謂也。

唐明宗時，加秦王從榮天下兵馬大元帥。有司言元帥或統諸道，或專一，而自前世無天

下大元帥之名，其禮無所考按。余按：唐至德初，以廣平王為天下兵馬元帥。天復三年三月，以輝王祚為諸道元帥。其年十二月，敕《國史》所書元帥之任，並以天下為名，乃自近年改為諸道，宜卻復為天下兵馬元帥。至德距長興尚遠，若天復，則耳目相接，而有司皆不之知，何其陋邪？元帥之名肇見於《左氏・晉謀元帥》是也。然是時所謂元帥者，中軍之將爾，未以官名也。至隋始有行軍元帥，唐初有左右元帥、太原道行軍元帥、西討元帥，自此浸多。然天下兵馬元帥則始於廣平，大元帥則始於從榮。唐末嘗以天下兵馬元帥授朱全忠，偽吳以天下兵馬大元帥授李，梁末帝以天下兵馬都元帥授錢鏐，晉高祖以天下兵馬都元帥授錢元瓘，出帝以東南面兵馬都元帥授錢宏佐，周又以天下兵馬都元帥授錢俶。國初，改為天下兵馬大元帥。古今當其任者，蓋寥寥可數，而我高宗皇帝遂自此應中天之運。初元帥皆親王為之，廷臣副貳而已，惟哥舒翰、郭子儀、李光弼、房琯皆嘗真除。錢氏繼之，全忠自置。偽命，不足道也。

岑彭引兵從光武破天水，與吳漢圍隗囂於西城。時公孫述將李育將兵救囂，守上邽，帝留蓋延、耿弇圖之，而車駕東歸。敕彭書曰：「兩城若下，便可將兵南擊蜀，虜人苦不知足，既平隴復望蜀。」世言「寐虞愔」本此。又司馬懿為曹操主簿，從討張魯，言於操曰：「劉備以詐力虜劉璋，蜀人未附，而遠爭江陵，此機不可失也。今若曜威漢中，益州震動，進兵臨之，必瓦解，因此之勢易為功力，聖人不能違時，亦不失時。」操曰：「人苦無足，既得隴右復欲得蜀。」言竟不從。蓋用前語也。

晉明帝問王導晉所以得天下，導陳司馬懿創業之始及司馬昭弒高貴鄉公事。明帝以面覆床曰：「若如公言，晉祚復安得長遠？」殊不思牛繼馬後，晉已絕矣。

古今詠史之作多矣，以經子被之聲詩者蓋鮮。張橫渠始為《解詩》十三章。葛覃曰：「葛蔓青長谷鳥遷，女功興念憶歸安。不將貴盛驕門族，容使親心得盡歡。」卷耳曰：「閨闥誠難與國防，默嗟徒御困高岡。觥罍欲解痛瘏恨，采耳元因備酒漿。」洪忠宣著《春秋記詠》三十卷，凡六百餘篇。《石碏大義滅親》曰：「惡籲及厚篤忠純，大義無私遂滅親。後代奸邪殘骨肉，屢援斯語陷良臣。」《鄭人來渝平》曰：「鄭人來魯請渝平，姑欲修和不結盟。使宛歸鬯平可驗，二家何誤作墮成。」張無垢亦有《論語絕句》百篇。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，夫子之言性，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。曰：「既是文章可得聞，不應此外尚云云。如何夫子言天道，肯把文章兩處分。」《顏子簞瓢》曰：「貧即無聊富即驕，回心獨爾樂簞瓢。個中得趣無人會，惆悵遺風久寂寥。」近歲嘗見《紀孟十詩》，《題張孝祥作於湖》集中無之必依托者，如「爭地爭城立霸基，焉能一統混華夷。力期行政須求艾，深欲為王愧折枝。緣木求魚何及計，為叢驅雀失深思。是宜孟氏諄諄誨，

不嗜殺人能一之。異端邪說日交馳，聖哲攻之心費辭。深詆並耕排許子，極言二本辟夷之。復明陳仲廉無取，力斥楊朱義不為。寄語外人非好辨，欲令大道日星垂。」又黃次伋者，不知何人，《賦評孟》十九篇，極詆孟子，且及子思，漫紀一、二。首篇《傳道八句》云：「此道曾參得最真，寥寥千載付何人。所傳伋也亦無母，誰覺軻乎唱不臣。忠孝缺來今已久，中庸到此盍惟新。願言為子為臣者，勿據悠悠紙上塵。」《文王之囿方七十里》一絕云：「庇民德莫大文王，西伯都來百里強。園囿盤遊方七十，斯民何處事耕桑。」蚍蜉撼大樹，可笑不自量也。若康節先生觀《易》、觀《書》、觀《詩》、觀《春秋》四吟，則盡掩眾作，「一物其來有一身，一身還有一乾坤。能知萬物備於我，肯把三才別立根。天向一中分體用，人於心上起經綸。天人焉有兩般事，道不虛行只在人。　　吁嗟四代帝王權，盡入區區一舊編。或讓或爭三萬里，相因相革二千年。唐虞事業誰能繼，湯武功夫世莫傳。時既不同人又易，仲尼惡得不潸然。　　愛君難得似當時，曲盡人情莫若詩。無雅豈明王教化，有風方識國興衰。知音未若吳公子，潤色曾經魯仲尼。三百五篇天下事，後人誰敢更譏非。　　堂堂王室寄空名，天下無時不戰爭。滅國伐人惟恐後，尋盟報怨未嘗寧。晉齊命令炎如火，文武鎡基冷似冰。唯有感麟心一片，萬年千載若丹青。」

此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